

虞燕

鱼鲞里,我最爱乌贼鲞。饭锅里随便蒸一开,未等揭锅,诱人的鲜香弥漫得无法无天,口水在嘴里打转,小人儿在灶边打转,母亲停止了拉风箱,嗅笑着一挥手:“去坐好,马上可以吃了。”我乖乖坐到小圆桌前,脖子像陡然长了好几寸,恨不得用眼睛把乌贼鲞从锅里钓出来。

出锅的乌贼鲞呈浅红色,朦朦胧胧藏于热烘烘的白汽中,羞答答的。太烫,又急着想吃,很折磨人。我对着盘子吹气,搓了搓手,而后,戳戳乌贼骨,捏捏乌贼须,忍不住舔一下手指,鲜得人精神一振。稍晾凉,剔除乌贼骨,撕下一条送进嘴里嚼。乌贼鲞耐嚼,越嚼越鲜而香,鲜中带隐约的甜,甜中还有一丝咸,和煦的阳光味盈满了整个口腔。

彼时,门外的墙上,广播喇叭一阵滋滋喇喇,好一会才说出一句完整的活来。

剔出来的乌贼骨是宝贝,太

乌贼鲞

阳下晒干,一根根收集于网兜。网兜快装满了,心就不安分了,耳朵变得尤其灵敏,即便睡午觉时,遥远的“叮咚叮咚”声也能准确捕捉到。一跃而起,拎出乌贼骨,在路口候着换糖人。换糖人肩挑箩筐担子,小铁锤敲打着铁片,不紧不慢地晃过来。往往等不及他靠近便扑了上去,“笃笃笃”,换糖人用铁片凿下一块麦芽糖,若嚷嚷着再加点,他会作出心疼状再凿下薄薄一条,好似就这样薄薄一条会让他亏大本了。我才觉得亏呢,好多个乌贼骨才换了这点糖。但又是开心的,麦芽糖真甜,能甜到心肺里去。

乌贼汛一到,必晒乌贼鲞。持刀剖切,洗净沥水,乌贼鲞在团箕、竹篾、倒扣的筛篮上四仰八叉,院子里的鲜腥气味如潮水般蔓延开来。猫猫狗狗循味而至,院门外、围墙

边、屋顶上,均可见它们鬼祟的身影。母亲若织网,便将网拖到院子里,边织边守护着鱼鲞,猫狗一旦试图靠近,她就跺脚大骂,吓得它们落荒而逃。若想打麻将,也可以,麻将桌在院子中央摆开,4个人说说笑笑,人多势众,猫狗不敢造次。当然也有胆特肥的,趁人不备,叼起就跑。母亲追出一段后折返,喘着气骂道:“这死狗,怎么不毒死你。”不过,她一打起麻将,就立马忘掉这个不大愉快的插曲了。

某日,母亲外出前,递给我一根细长的竿子,嘱我看好乌贼鲞。竿子用来驱猫狗、赶苍蝇。我坐在被乌贼鲞包围的小凳子上,起初觉得好玩,攥着竿子划拉来划拉去,颇有一种睥睨全场的气势。阳光像无数根白晃晃的针,闪得人昏昏欲睡,我开始怠工,拈住乌贼须,扯下,放嘴

里嚼,晒熟的乌贼须能嚼出一股细溜溜的鲜气来。母亲说吃这个要拉肚子,可我偷吃了好多回,没事儿,胆子就大了,还怂恿来找我玩的小伙伴一起吃,拔掉了乌贼好些须。

把职责丢在一边,我跟着小伙伴去了她家,玩得忘乎所以。回来时,她只把我送到晒谷场就自己回家了。天色渐暗,海岛的风像生了谁的气似的,在空荡荡的晒谷场造反,呼呼呼来,嗖嗖嗖去。我木楞楞坐在石头上,又冷又饿,突然想起院子里的乌贼鲞不知道怎么样了,要是都被猫狗吃了,该怎么向母亲交代?黑暗很快就要降临,我会被野兽叼走吗?

忐忑、恐惧和孤独一下子攫住了我,我不敢哭、不敢出声,缩在石头上瑟瑟发抖。

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找到我的,昏沉之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奔来,我哇地一声哭了,哭得声嘶力竭,简直要把昏暗的天惊出个洞来。

此后,每次吃乌贼鲞,我总会想到那个黄昏,滋味变得有点儿复杂。

霜降如画

潘玉毅

“霜降”如果不是一个节气,而是一个单纯的词语,那么它或许会是动态的。霜降,霜降,有霜始降,与下雨、降雪、刮风一样,看到这个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气象。或许,节气本就是与某个时段气象“最显著的特征”捆绑在一起的吧,比如霜降时节,便以降霜为最显著特征。

霜降仿佛一个远客,差不多每年这个时候来人间走上一遭。它有时早几日抵达,有时迟几日出现,但前前后后大多不离一个区间。霜降既至,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此时虽不及严冬的满目荒凉,但萧条意味已然十分浓郁。

如果你的寓所远离城市,到了结霜时候,放眼望去,庄稼地里白茫茫一片。人骑车经过田间,总能见霜华如花,开得密密麻麻。待走近看时,这些花仿佛一下子凋谢殆尽,只剩下连成片状的白色颗粒,飘飘洒洒地覆盖在泥土上。但走远了再看,草色如日,一朵朵晶莹的素小花插满了田野、丘陵,美得如画一般。

除了白,黄也是秋霜的原色之一。“千树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东篱的菊花和城里的菊花相继盛开,我们目光所及,尽是如浪涛一般翻涌的灿灿黄色。霜落在菊花上,是所谓的“菊花霜”——点点秋霜,凉冷适意,将菊花点缀得分外好看。遗憾的是,现如今温室里的花朵多了,霜染的藤蔓竟变得稀罕起来。换作从前,可完全不是这样。

霜是诗人们惯用的意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人迹板桥霜”“鸳鸯瓦冷霜华重”“枯草霜花白”……到了秋天,霜便成了一种活物,与草木虫

鱼共同装扮着秋色。在有些人心中,它甚至比动植物更加醒目、更有意思。

不过,古人对霜的认知存在一个误区,他们常以为霜是露进化的。从《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之句到曹丕在《燕歌行》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咏叹,再到北宋晏几道“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的长短调,都隐含了一重意思——露凝为霜。其实,露是不会变成霜的,只不过在科学尚显落后的从前,忽然有一天醒来,发现露珠不见了,霜却出现了,人们便误以为是露变成了霜,就像冬天水缸里的水变成了冰块。

大自然是很有意思的,它给你带来寒冷的同时,也总能带给你温暖。天气冷了,需要一定的食物补充能量。霜降前后,田地里最不缺的便是吃的:桔子、柿子、番薯、小菜、水稻……水塘里还有菱角和鸡头米。大地上一派丰收景象,人们一脸欢喜。汉字的可贵在于一字不易,若是霜降变成了霜冻,对于农人来说可是一场灾难了。此为题外话。

霜降时节,不止室外的草木会有感应,甚至连餐桌上的菜肴也深受影响。一觉醒来,打开饭菜罩,沾点荤腥的菜都打了冻,仿佛霜降落在了菜肴上,让这个节气的到来显得愈发真实。

在我居住的城市,霜降一至,羊骨头粥又要开始热卖了。到了夜宵时间,人们不约而同地跑回家去,用那羊骨头粥的诱人香味满足自己的味蕾。这一刻,我们觉得,霜降如画,不只是风景如画,分明也是一幅美食图啊!

说话,和孩子一样真诚,便得到了真心的话语;走路,和孩子一样轻盈,便拥有了脚下生风的活力。欢笑,像孩子一样阳光灿烂,便能领会灿烂的阳光生出的希望;上车,像孩子一样打闹嬉戏,便让全身涂满了朴素的真迹。我爱这真切切的举动,我爱这无邪狂奔的热血,我爱这恣意飞扬的乌黑发梢,我更爱,蓝天下不羁托举,灰霾下不顾拦阻,一心逐梦的生生不息。

像孩子一样

周潇渭



雪窦弥勒 郭宏尉 摄

岑玲飞

以前,看着乐师们操持乐器,不知这些人姓甚名谁,从哪个方向而来,有的仙风道骨,有的歪歪丑丑,通常是肤黑发白,苍老如树枝般的十指在各种器乐上翩翩翻飞。

后来,我身处其中,实在太近,反而看不见他们,就失去了局外人旁观之趣。我经常连谱子都跟不上,被乐队甩得很远后,索性停下手中的二胡,转头略作扫视。其实四周一切都无暇顾及,他们成了统一的形象,原本千姿百态的奏乐动作也只能用眼睛的余光感觉到是风中树叶在摇。

很快,听到有一种乐器声音十分突兀,忍不住回头去看。只见身后有把乐器形如琵琶,只比拖鞋大了一点点,但它并不是小琵琶,因为琵琶有4根弦,它只有2根。我问那人,他说了“斗子”两个字。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乐器的名称,为加深印象,还跟着念了一遍。回家后,静下心来想起这乐器,已把它的名称忘得一干二净了。

回想它在众多乐音里被奋力弹奏出来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些单调,有些大大咧咧,似敲破盆废铁。它在乐器堆里,似美女群混进个傻大姐,那琴

斗子

声全身散发着从地洞里爬出来的土气。可弹它的人,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一点也不嫌它,丝毫不觉得这乐器声音并不咋地,就该低调、收敛一点,反而弹得很大力,生怕被别的乐器声淹没。那人大约觉得自己的乐器太孤单,似乎走遍天下也没有遇到过同类,偶尔出来,就要公告天下“它来了”。也是,它个头那么不起眼,连笛子也比它长些,虽“笃板”更小,但那是器乐头领,虽小,却掌主权,即使敲得云淡风轻,全场也必须围绕着它侧耳倾听,服从指挥。而这莫名其妙的乐器,似乎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又排在边角落位置,所以它反而气急败坏地奋力抢镜,那破兮兮的声音在耳边弹响,好像不是具体的旋律,没有明确的音阶,而只是在击打节拍,也只是不甚精确、不太讲究方圆规矩的节拍,好像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更喜欢喋喋不休地讲话。

后来,我分别向4位年长的乐师询问那只“拖鞋乐器”,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第一位乐师说那个是“斗子”,

他用方言讲,听着像是“斗珠”。他说,“斗子”的声音很难听,他们已经建议那个人不要带来。我又问用普通话怎么称呼“斗子”。他说这种乐器,在乐器堆里没有名分,老早时,不知啥地方,老一辈的人在家里玩,是私底下自己做出来的,用普通话怎么说,谁也不知道。这么一说,“斗子”倒是快要到乐器界濒临灭绝的稀罕物了。别的乐师建议那位乐师不要再把“斗子”带出来,那么,“斗子”即使存在,只在家中默默地摆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位乐师之后,如果没有更年轻的人去学这种乐器,“斗子”就失去了弹奏传承人。很多很多年以后,“斗子”就再也不会出现在乐队里了。

第二位乐师说,“斗子”是一种正规的乐器,虽然这里的乐器店没有,但大城市里有卖。前几天,他听上海越剧团演的《红楼梦》,就有弹“斗子”的声音,只是整场戏没几处地方用到它。

第三位乐师说,“斗子”几乎不用在越剧伴奏里,过去只给绍剧伴奏。过去乐器店里有卖“斗子”,现

在已经不卖了。这是一种被淘汰的乐器,因为这种乐器没有半音,弹出来音不准,难听。过去制作乐器的人,自己不一定懂音乐,也不一定会弹奏,所以做出这种没有半音的乐器,因为音不齐全,所以弹的时候好像在击打节拍一般,兜来兜去,赶到哪里就兜到哪里,很随便。

第四位乐师说,“斗子”一共3个把位,通常只用一把位,有时第二把位也用一下,第三把位基本不用,它的音几乎发不出来。“斗子”本身有半音,但弹的人遇到半音,不会去弹,遇到“发”就弹“唆”,遇到“西”就弹“哆”,所以音不准。

关于“斗子”,甚至这两个字不是这样写,我也不确定。

“斗子”,在我的描述里,只是偶尔回头看了一眼,它像一件衣服,被穿了很久很久,洗了很多很多次,在风雨中穿行,被太阳晒晒,颜色陈旧,灰头土脸,好像小人国遗落之物。

那些被“斗子”参与了合奏的曲谱曾被我一翻再翻,最终封存于岁月,变成了收藏。遇见“斗子”,看似偶然,回想,这是我人生中必然会出现的插曲。

多年后,我也许还会坐在“斗子”前,专注地拉着二胡。或者那个“斗子”,换成了别的令人不解的乐器,就像插曲会有不一样的旋律。

雪窦山 文艺季刊
2020年冬季刊要目

小说绿地	空中的鲸鱼..... 杨洁波
	虎骨酒..... 南慕容
	剧本..... 俞悦
散文长廊	
乡土	副食店旧事(外一题)..... 俞赞江
	故乡人物素描..... 汪知羞
	老家阿姆..... 鸡丁
情怀	告别..... 蒋静波
	草原军歌..... 毛柯柯
	生命因书信而精彩..... 盛常国
印象	植物姊妹秀..... 陈峰
	岛上影剧院..... 虞燕
	耳遇..... 陈旭波
	奉城往事..... 杨瑛
行吟	溪口山村两题..... 凌金位
	凭吊大汶口遗址..... 袁国松
	秋日随游两则..... 董喜萍
	山蟹..... 王林军
新诗时空	
	细雨海岸(组诗)..... 高鹏程
	看不看满地落叶皆心生犹豫(组诗)..... 原杰
	不能回头的岁月(外两首)..... 董珺
	故乡杂感(外两首)..... 裘七曜
	爱是个体(外一首)..... 盛静恩
联盟采风	
	波光粼粼..... 成风
	张家舍头(外一篇)..... 丁彬
评论书屋	
	奉化现代“革命文学”初探..... 小白
	一场并不彻底的逃离..... 张桂佳
	异世界中心人性的挣扎..... 洪珏慧

主办单位:宁波市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奉化区大成东路1278号 邮编:315500
投稿邮箱:xuedoushan@sina.cn
电话:0574-88502656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